

## 貳零零肆年洛杉磯第十八街駐村計畫報告書

報告人—林瑋

### 前言

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已好幾十春夏秋冬了，在大學唸的戲劇系使我在創作上甚為重視與人文及自然環境的交相作用；就像一隻想在七大洋海遨遊的鯨魚；渴望經由相異的置身而變化更新，於是興起申請駐外交換藝術家的想法。或許是基於語言經驗的考量，在複審的階段評委老師們詢及是否有意願去十八街藝術村，我心想世界各地都有其異趣而我的計畫主要是想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動，不會法文與捷克文的我，或許先去英語系國家比較不會完全陷入霧濛濛的境界，那語言上能溝通或許更適合吧！於是就來到了十八街。我在計畫中定意要結合影像與儀式性，我在計畫書中所提出的儀式性步驟是我過去的一個未完成的系列的延續，沿用過去式的原因之一是好奇，我已在此儀式上與台灣這個文化背景的人互動了，想在西岸人身上互動看。

### 創作領域及創作過程

飛機在夜晚降落於洛城，一個聽說是十分繁華的大都市。初來乍到驚異於完全不同的植被景觀，公路上巨大的鳳梨椰子樹實在是大神奇了！到了十八街正當 HIGHWAY THEATER 散戲的時刻，為數不多的觀眾卻是形形色色，木造的劇場有著十五公尺左右的內部挑高和兩個展覽空間可供視覺藝術使用。HIGHWAY 有許多同志性別訴求的演出；走的是較為大膽露骨的路線，多有憤怒及人際困境的描述。特別的是，戲劇的演出多為個人秀，包括有一家位於 La downtown 的畫廊—DANGER CURVE 所舉辦的戲劇演出多是一人劇團，內容上十分個人私密、偏向情緒性，而缺少從個人的生命經驗轉化成作品的部分。

整個藝術村還有另外三個展覽空間：一是與辦公室相連的主畫廊，約有三十坪，五到八月展出近三個月的黑人運動歷史照片，名為—Black Panther，是一個嚴肅的展覽，有很多黑人來看，還有老師帶學生來上課。另有一展出空間—Crazy Space 約是十坪六十公尺高曾有錄像、裝置、行為藝術展。另有一個長走廊，展了近三個月的癌症患者生命凋零歷程的攝影展。

我的工作室是一幢素淨寬敞的木造房子，有樓中樓、二樓陽台及屋頂，視野十分寬闊。一人獨居三個月，且與過去所累積堆疊的

一切錯綜複雜暫為隔離，是個體十分需要且必要的經歷；生活方式變成基本而單純。

十八街有法、台、澳三國的交換藝術家、有常住十二年的日裔美籍表演藝術家、好萊塢演員、巨大紙偶藝術家、平面視覺藝術家、電視公司、紀錄片導演的工作室……等等，約十五間工作室，我住的這間是硬體建物的第一名、非常幸運。

今年五月是十八街成立十五週年的紀念，有很多的活動和工作室的開放參觀，藉此機會認識了許多平常不易有交集的藝術工作者，也做了新作參加工作室的開放。初到美國仍想照計畫執行我的〈在水中系列〉也十分幸運的在五月五日就找到 ERIC 願意當我的被攝者，第一次和陌生的外國人合作有一些心得；他們很快能進入儀式、對身體的態度也很自然、對精神性有強烈的渴求。可是外國人實在太高大，泡在水裡的 ERIC 像是被卡住了，就一副泡水好舒服的樣子，一點都無法造成進入異空間的狀態。為了解決這個盛水容器的問題，辦公室的 SAKAMOTO 桑還為我尋找大浴缸，後來還想用堆在辦公室外的磚頭砌一個長方體的容水空間，可是我很希望拍攝與儀式的進行是在只有我與被攝者的情況下進行，不要有等在外面的房主人，也不想使用一個砌在公共空間的磚頭浴缸，不想一切變得很麻煩，於是就作罷了，於是進入尋找新構想的階段。

在作品中我仍是想與人互動的，想大大的納入 *santa monica* 的人類、景物。這奇異的三個月、海市蜃樓的交會。常常我騎著腳踏車四處遊逛，有一天騎經一處花園小屋區，看到烈日下揮汗工作的墨西哥工人，決定要練練勇氣問他們願不願意給我拍照，他們面對鏡頭的純真就像台灣山裡的原住民小朋友，為了不希望他們害怕照片有其他用途，像是對非法勞工的檢舉等等……我靈光閃現，想說就只拍他們的眼睛好了，眼睛說著許多的話語。那只做紀錄性的拍攝十分無趣，於是我請他們閉上眼睛去想 (*mediate*) 心中的所愛，張開後的雙眼，有著戲劇性的變化，這是愛的神奇力量。後來我又遇見一個白人，他看起來十分憂傷，我不想冒犯他，所以請他想的主题是生命中的傷痕。於是在做這計畫的過程中，我感到被巨大的捲入，捲入被攝者生命中來自愛的喜悅或是傷痛的刻痕，我喜歡這種深刻感，這樣的儀式也帶我與個體有一個較為深入的接觸。

LA，一個充滿著問候語的都市，可是人們並不真的想知道你在想什麼、在做什麼、人們並不真想認識彼此，人們包在禮儀的氣囊裡遊走；一個安全氣囊的距離。我不喜歡這個。

因為十八街並沒有暗房的設備，所以在影像的製作過程我就需要調整，因為我一直很難接受所展出的影像不是自己歷經整個沖印過程的儀式所產生的，所以我就直接使用沖印店的 135 印像為媒材，效果還算不錯，作品頗受好評；外在因素影響最大的是：我已十分熟悉這個作品展出的場域，在空間的運用上也有完全的自由；因為作品的異空間性格，使得空間運用的自由度是絕對必要的。

在駐村的其間我很幸運的和澳洲藝術家 *Jemima* 成為好朋友，因為英文是她的母語所以她幫了我很多的忙，也因為她常和法國藝術

家 Samon 一起活動，所以後來也和 Samon 成爲朋友了，其中最棒的是去了奧地利的藝術村—Schindler House 及 MAK Center，那藝術村的房子看似極簡而平凡；其實設計的像迷宮一樣，整個空間裡就是藝術本身，安安靜靜的訴說。在 MAK Center 看到 Yves Klein 的文件錄像展，甚爲激動。

Jemima 的錄像作品十分的色彩繽紛、節奏明快，多由她本人演出；她也在澳洲的大學教書，她說他們教學的一大重點就是告訴學生創作是一個過程，你的現在就是最好的、要相信自己。是一種充滿鼓勵式的教學法，這和台灣的方式很不一樣。Samon 的作品有很多的文字，我沒耐心看、有理解的障礙，他的頭腦很科學、作品有研究的精神與奇想的空間，他有一個樂團玩的是概念式的音樂在，他身上流露著法國人的氣質與粗魯，是個迷人的藝術家。還有一個 Cristina 她是非裔美人，在十八街租用工作室有一年半的時間，常常用許多小紙頭、宣傳單、包裝紙等，生活中沒啥用處，卻又塞滿天邊的媒材，用編織的方式做色彩的練習，創作的歷程就緊緊的與生活織在一起了。十八街最神奇的人就是 Marcus 他是薩裔美人，沒有固定的住處，卻有許多住處，永遠可以從他的小小公事包中變出一切光鮮亮麗又戲感十足的行頭，一個流浪的吉普賽、一個炙烈的演員。

七月一日到二十五日是我個展排定的日期，首先我很感謝 SAKAMOTO 桑爲我借到了十字路口中學的暗房，他們只象徵性的收我一塊錢美金，以使整件事合法化，於是我可以自己放大，準備個展的計畫。個展的進行不順利，因爲 HIGHWAY GALLERY2 的經理對於安全的要求十分的強烈，而我作品的特性是使觀者進入有微光的空間，啓動生物在黑暗中先靜下來、慢下來、待瞳孔放大就能看清楚一切的本能。反正也沒有多加研究我就妥協了，因爲對於認爲危險的人而言危險是永遠存在的。人們忘記了生物的本能，赤裸的走在都市文明所建構出虛擬的安適之中。這就算了，更有甚者是她們對待作品的粗魯態度，因爲 HIGHWAY 本身常有表演活動，而我的作品又有聲音的部分，所以我就想了一個極簡易、又不傷害我的機器的操作方式，這方式只有一個步驟，來給 HIGHWAY 的工作人員可以在演出時關掉聲音，在演出結束後的酒會再度把聲音打開。我教給 HIGHWAY 的一個小姐請她交代所有可能處理這事的人，並且清楚的寫了操作方式貼在機器那兒，沒想到卻常發現我的機器被不正確的方式關掉，或是隱藏的延長線被粗魯的拔亂。這種不專業的工作態度令人十分氣惱，就算作品被燒掉也比這樣被人任意對待來得好。爲什麼對於自己分內的事那麼的漫不經心？怎能以一種看起來沒出錯的態度來做事？藝術與作品並不是她們關心的事，我並不是認爲藝術是多麼高貴的事，而是對於自己責任分內的事的態度問題，這樣的態度連做一盤清冰都不會好吃的。

## 建議事項

在我的個人情況裡有這麼一段時間可以獨處，並且是飄洋過海的遙遠，與人物風土的完全不同是很必要的；如此的生活方式與時間長度正可將自我隱微的部分活出來多一些，個人面向的瞭解對創作是必要的，所以我覺得駐村期間保持生活上的獨自是蠻好的，三個月其實也不算長，有的藝術家因為答應太多人來玩一玩所以過得疲憊不堪。

洛杉磯是一個華人很多的地方，很容易就會在華人中間或是在華人的生活圈生活，有一個地方叫做小台灣，全部講國語就可以了，還有阿宗麵線。我覺得啦！短短的三個月後回台灣就都是台灣了阿！就過過洋人的生活方式、吃洋人的食物也蠻是過去了就回不來的機會呀！雖說以後還是可以申請駐村，但總不會再去一樣的地方呀。我建議盡量用力的生活，不要像在部隊數饅頭，不過後遺症就是會很想念那裡的朋友和生活過的一切，有時候在恍惚中會覺得聖塔膜泥卡的街道就在外面，我只要一出門、騎上腳踏車就會回到那裡了。

關於語言方面，大膽說才會進步。像我因為英文還好，所以剛開始常常莫名其妙的覺得想睡，尤其是去參加教會主日後、或是參加 artist talk 後，原來是用腦過度，反正不同語言的環境會比較容易累累，適應了就不會累了。在十八街可以到對面的十字路口中學免費游泳，我覺得那泳池很棒，在裡面游泳看著那線條俐落、色塊分明的景色，會明白為什麼平克佛落一得的歌長這樣了。唉呀！他們是英國團又不是美國團！

美國是一個超大的國家，在島嶼長大的我不禁覺得如果駐完三個月之後有時間、有餘錢一定要來一趟橫越或是縱走的汽車之旅。我去了亞利桑納州的圖桑，在那時我真是用人體明白了 M U I L T I E D 這個字。在大峽谷、約書亞樹等國家公園，見識大自然靜默恆常的偉大力量，那真是言語與影像所無法述說的。

聖塔膜泥卡有很好的衝浪點，那海好廣大、好藍、好冰，有技術又不怕冷的人，不妨可以準備在那兒有一段衝浪的好日子，不過開車到好一點的衝浪點約要一個小時；十八街一個拍記錄片的導演，已有四十年的衝浪經驗了，對他而言衝浪及藝術已是生命的一部分了。只可惜我國在十八街的駐村時間是五月開始，因為再早一點那衝浪的海邊是會有鯨魚的；鯨魚媽媽會帶著她的小鯨魚從墨西哥的海灣游回阿拉斯加。

或許有機會可以認識一些策展人、藝術家可以邀來看自己的展演，或許會有和人合作的機會，十八街在推展上作法較為保守，或許可藉由自己到外邊看展時多認識一些人，那才比較會有藝術圈的人來看展。

我遇見的法、澳駐村藝術家家人很好，大家又處境相同，玩在一塊兒很愉快。又很幸運的是澳洲藝術家 Jemima 因為很想大量的看展，

## 駐村成果發表內容

個展名為 illuminating darkness 我使用樓梯的空間裝置開放工作室時的那件作品，二樓的樓地板則放置新作，並有聲音裝置放在樓梯的下方。聲音的部分我請一位有電腦器材的藝術家幫忙，算是小小的有和當地藝術家合作到。

新作是我在 santa monica 生活場景的影像，我將底片上的影像再次拍攝，並沖印成相，我想呈現眼睛不習慣的影像方式，習慣的方式使人快速略過，頭腦回報的反應大約就是：嗯！這我知道，嗯！這我看過，而我覺得活著的樂趣並不是在未見之物上，對大人來說不論再如何的翻新花樣一切仍都是熟悉的、看過的；我想生命的動人之處隱於肉眼所未能看見、分辨的。在此次展演的形式我上選擇映象而非常態的影像，而映象在再製過程中是為一反相（將影像映象過程的原理）如此我想經由幽微的視覺語言，再現 daily life in Santa Monica。

結合蠟、影像與 led 的作品，並將於九月十八至十月八日於洛杉磯 Andrewshire gallery 展出，是一個名為 BELIEF LIKE BONSAI 的聯展，由 Susan & John 共同策展，展出的藝術家有五人。

## 駐村評估

交換藝術家說起來就是一個台灣文化生活經驗的交換活體，對於促進所接觸範圍的對台瞭解是自然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認為若是交換藝術家在自我認同與土地認同上都還蠻健康的話，在這方面可以為這塊土地帶出還蠻正面的形象。我很幸運的在駐村的第二日晚上就剛好有一個展覽的開幕，地點就是村內辦公室旁的主畫廊，展出的是一位因癌症過世了的藝術家，來參與的人十分的多，又因為展出的藝術家是十八街的好朋友，所以有許多十八街的人也來參加了，在那晚我就小小的認識了一些人，而且也有一點點瞭解外國的開幕是怎麼進行的。駐村二星期適逢 HIGHWAY 辦了一個慶祝十五週年的 PARTY，當我完成了當天的工作進度後，就抱著運動的心情去舒展一下筋骨了，沒想到外國人太矚目亞洲的舞步，所以當晚認識了更多的人，而且因為人家認識你、或是好奇妳，所以尋找意願的村民成為被攝者就容易了，而且認識朋友就會聊天，我才發現或許是因為台灣與中國的現狀，所以很多外國人士認為台灣是一個充滿危險的地方，而且他們也不知道台灣的進步，而且美國人以為人們大多想成為美國人。我想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有義務讓世界的人知道，這是一個美好而真誠的地方，畢竟這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這裡就是我們的母親。

所以租了一輛車，因為她，我也到了許多腳踏車所不能及的地方，並且得到她許多語言上的協助，非常謝謝她。

十八街有一個 continue workshop 的地方，有一些關於肢體的課程可以上，也有一些外來的 workshop 可以上，有興趣的人可以去那些地方拿宣傳單，還有駐村藝術家看演出只要五塊錢。報告完畢。

PS. 最近大期間有一位趙海霞女士，十分熱心地照顧我，她是喜歡去旅行的台灣僑民，知道有台灣藝術家在仔村進駐，常常來探元兒